

余光空间

——神秘的生命体验与建筑观察

曲哲

生命之二十五年，十八年待在家乡的厂矿社区，七年待在清华园。两个都是熟人社会，两个都一草一木皆有感情的熟悉环境。期间虽然也四处游览，见到过不少或著名或不著名的美丽建筑，然而说起直接性的生命体验，还是在这两个最熟悉的环境中记忆最丰富。

上中学的时候，晚自习要到晚上 10 点多才下课。这时在厂矿社区，早已夜深人静。和同学伙伴们一路说笑着打破静谧，回到家门口。家住在 50 多年前苏联援建的青砖板楼的二层。走上一跑楼梯，右转，便直对着家门，与此同时通向三层的第二跑楼梯以及二层半的楼梯平台进入我的余光。楼梯平台上有砖垒的镂空格子，直通楼外的月夜星光。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经常堆着一些长年不用的发霉覆灰的劈材，镂空格子里有时会插一根拖布。这时，当我面对着家门准备用钥匙开门的时候，这些平日的印象帮助我把余光中黑漆漆的楼梯平台的形象丰富了起来，然而劈材不再是劈材，而好像蜷缩的躯干，拖布头似乎是蓬乱的头发，砖垒的镂空格子黑得格外深沉，像是眼睛注视着我。幻觉，都是幻觉吗？余光中的空间是模糊不清的，它给我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产生了神秘的幻觉；同时它又是真实的被眼睛捕捉的，让我信以为真。恐惧不断累积，我慌张的转动钥匙，一把推开家门。这时家里人已经听见我开门的声音，来到门口迎接我。家里暖温明亮的灯光和家人的笑容仍然不能消除我对那余光中的楼梯平台的恐惧，直到我关上了身后的门。

人眼的最大视角是 180° 然而只有 10° 以内是视力敏锐区，即中心视野，对图像的颜色及细节部分的分辨能力最强。 20° 以内能正确识别图形等信息，称为有效视野。 $20^{\circ}\sim 30^{\circ}$ ，虽然视力及色辨别能力开始降低，但对活动信息比较敏感， 30° 之外视力就下降很低了。这部分视角范围大概就是通常所说的余光。余光里模糊不清的形体与图像很容易使人浮想联翩。当一动不动的站在一个人的侧面，正对着他，注视着他时，我发现，即使离得比较远，他也会忽然转过头来，看是不是有人在注视着自己。并且如果经常有人在侧面注视他，那么如果有人站在侧面，即站在他的余光中，即使并没有注视着他，他也会不自觉地希望转头看看侧面是不是有人在注视着他。这就是模糊图像带给人的幻觉，我们会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加工余光中的图像，用想象力尽力去补充余光中图像的细节，当无法做到时，便会好奇的希望转过头去看个究竟。然而还有一种更加令人无法摆脱的东西，就是余光中的黑暗。如果余光中出现一块黑暗的图像，它像魔眼一样吸引你去观察，同时带给你恐惧，阻止你去观察。就像《指环王》中的魔眼，它诱惑你，又令你恐惧。这些正是我在回到家门口时，余光中黑漆漆的楼梯平台带给我的印象。在心理学中甚至有一种心理疾病叫余光恐惧症。患者总是过分的关心自己余光中的图像，担心余光中的人在观察自己，害怕自己的余光会透露内心的秘密。

对建筑空间的观察与体验，与对其它事物一样，也存在余光空间的影响。虽然它是模糊的，次要的，但它通过激发想象力，对身处建筑空间中的人产生莫名的吸引和心理暗示，从而影响人在建筑中的体验。这解释了建筑内部空间为什么不能孤立的体验，也解释了建筑为什么要放在环境中去观察。从而提示我们，即使只考虑建筑立面的视觉效果，也不能只看立面本身，它周边的空间与环境也对它的效果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是浅显的道理，在设计中却容易忽视。

中世纪教堂建筑的神秘气氛充分利用了余光空间的暗示作用。从教堂大门走向圣坛通道

两侧被密柱簇拥，柱间透露出柱廊外侧的空间，或深黑或闪亮，进入教徒的余光空间。柱后有什么？是不是有人或神在柱后注视着自己？



图 1： St. Mungo 教堂地下层



图 2： St. Mungo 教堂一侧柱廊

图 1 是苏格兰格拉斯哥 St. Mungo 教堂地下层的立柱，粗壮有力，充满了神秘。作为游客穿行在这些粗壮的柱子中间，总觉得身旁的柱子后在隐藏着什么，好在当时旅客较多，时时听见清晰的交谈。即使如此，我也没敢走进一些幽暗的空间。设想一下如果是独自一人来到这里，正面视线被柱群遮蔽，余光空间不时显现。在余光空间中，时而是粗壮的柱，时而是漆黑的柱间空隙。压抑的积累，定会令人心生恐惧，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与地下层压抑的空间相比，St. Mungo 教堂首层的高耸空间给人向上升腾的感觉。然而余光空间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图 2 是它的一侧柱廊的照片。墙上经常有一些纪念性的碑刻，丰富了柱间空隙在人的余光中可以带给人的想象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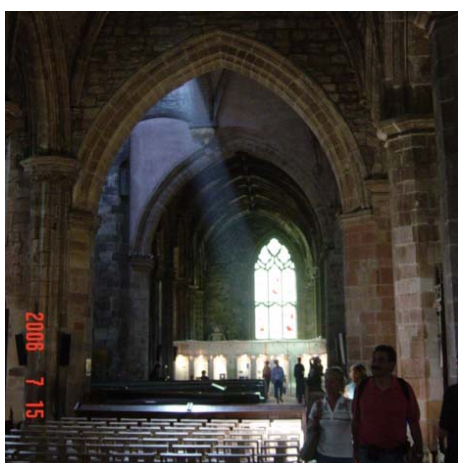


图 3： St. Giles 教堂内景



图 4： 廊香教堂内景

图 3 是爱丁堡 St. Giles 大教堂的内景。尽头是明亮的彩绘花窗，圣坛上方泄下一缕天光。它们成为中心视野的主要观察对象。然而试想如果这时两侧的平淡无奇的墙壁，神秘感将大

打折扣。正是出现在余光空间中的两边的柱廊，营造了神秘的气氛，烘托了中心视野中的主体对象。廊香教堂虽然没有神秘的柱廊，从侧窗射入的奇幻光线却也很好的塑造了礼拜堂内的余光空间（图 4）。坐在教堂里面对神坛，侧面余光中的明暗变化影响内心的情绪。这样用变化的光线塑造的余光空间，比用柱廊式的黑暗塑造的余光空间更具影响力。不论建筑中的人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余光空间的吸引力。然而这片墙的吸引力太强了，以致很难让游客（而不是信众）把注意集中在神坛了，而往往这片本应出现在余光空间中的墙进入了中心视野，它作为余光空间的神奇作用也就打了折扣。另一方面，这种明亮变化的余光空间吸引人转头，却在心中不产生对未知的恐惧，因为来自天国的光线怎么使人恐惧？这使教堂内部静谧祥和，剥去了中世纪教堂里阴森严肃的外皮。

上面这两种余光空间的比较更进一步说明了余光空间对于塑造建筑内部空间的气氛具有现实的魔力。



图 5：午门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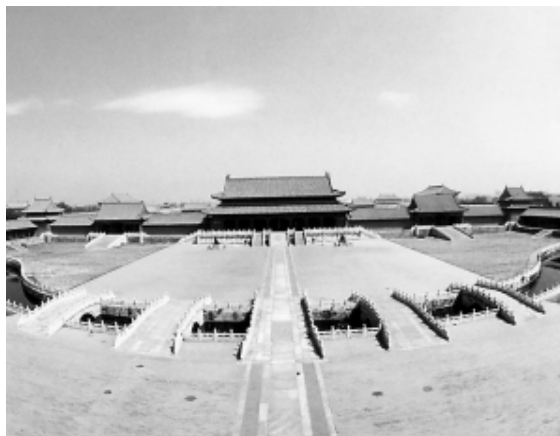


图 6：太和门广场

故宫的午门广场和太和门广场也为余光空间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例子。同样是面对金碧辉煌的大殿，午门广场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太和门广场却使人感觉豁然开朗。余光虽然是模糊的，但它使人的视野变得完整，是人观察事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午门和太和门给人的感觉，绝不仅依赖于两门本身，而与它所处的广场的整体形状，附属建筑群所围合的整个空间都有关系。换句话中，中心视野中的事物并不能决定整个环境，甚至不能决定整个环境的大部分，相反，余光空间传递给人的信息，有时反而更加强烈，有效。

在建筑设计中只看重中心视野而忽视余光空间。再回到最开始在家门口获得的恐惧体验。我必须在家门口前稍作停留，这时需要拿出钥匙，开门。而此时余光空间伸向远处，并且黑得光怪陆离，引人遐想，恐惧由此而生。而现在很多塔楼式住宅已经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从楼梯或电梯上了楼以后可以直接推门进入自家所在一侧的走廊，在走廊里两面都是墙壁，余光空间简单明确，这时停留在家门口拿出钥匙，便不会因为余光空间的影像作怪而产生恐惧的想法。